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五





交互親疎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志洞洞屬屬洞音動屬音也

小心畏忌無重台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尾之幸毛尾音也竊恐陛下舍昭

怡之白過舍始夜切忽天地之明戒聽掩味之瞽瞽音也諛諛諛音也司一

說失藝切謂言不歸咎乎無幸倚異乎政事倚於約重失天心不可

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惠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較之變變音也

周普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杜

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權永為光祿大夫大雨水十餘

日河決東郡金隄郡在東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

流土壤輕脆易傷此為切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

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受數河之任霖雨

旬日終必盈溢可復浚屯氏河浚音峻以助大河暴泄泄列切分殺

水力事下丞相御史遣詩尚行視以為用度不足可以勿浚後三歲

河果決於館陶及八部食哭之濫之豫入平原千末濟南凡灌四郡

三十二縣居地上山羣盜儻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

詔發兵千人逐捕盜十且禽或說大將軍鳳以賊數百人在轂下

討不能得難以賢京北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

尊徵為諫大夫京北尹月間盜賊清拜為京北尹西域都

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燉音屯郡名

盛煌以自救大將軍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見示

以會宗奏湯對曰此必無可憂上曰度何時可解湯知烏孫及合

不能久攻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

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

於湯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為河隄使延世以竹

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賜延

世爵關內侯給事中平當上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復廟園非

是上亦以無嗣遂納常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復廟園詔曰今大辟

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欲以喻眾庶不亦難乎其議

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鈞

微細古侯切曲也毛舉數事塞詔而已。二年徙山陽王

康為定陶王。三年上以中祕書顯。下詔北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錄其指意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上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号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陽朔元年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比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乃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重社稷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建遣之國使太子派立顯擅朝事前丞相商柱石臣也不肯屈節隨鳳為鳳所非鳳不可今久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王商後復遣定陶王上不能一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社於是章薦馬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為人

八十一

卷五十一

十一

子時數聞野王之言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杜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方之原損實明之德欽愚以為官因章事卒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石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是歲陳留太守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以宣言為然○二年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七貴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比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之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與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如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用其言八月定陶共王康

漢成帝

薨。三年秋王鳳薨以王音為大司馬。四年少府王駿為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駮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谷永奏言聖主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御史大夫任直識大少府宣達於從政唯陛下留考察之。

鴻嘉二年上始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於是飛燕譖告許皇后斑婕妤挾媚道詛後呂初職切或作訓詈及主上許后廢馱昭臺宮考問斑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片之愬如其無知則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

永始元年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諫大夫劉輔上書曰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腐木用切腐爛人婢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獄於是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收下獄公卿以下見陛下

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臣竊傷之上乃減輔死罪一等論

為鬼薪音辛刑也取薪於山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声色佚游

相高佚與逆王曼子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悼孝外交英俊內事諸

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父之封莽為新都侯爵位益尊

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无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嘗私買侍婢

昆弟聞知莽因曰朱子元無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

名如此。劉向以為主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

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

託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

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二年王音薨以王商為大司馬。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

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龍見星隕日再食六月之間

大異四發陛下積失君道不合天意誠肯昭然遠寤大異可消帝性

寬好文辭而弱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友所常憂至親難言故

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永自知肉。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

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王商密通謂發與之令發去謂發與之翟方進

為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綠

飾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奏事無不當意

其為吏用法刻深奸任執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光領

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

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

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有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

聞知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善若不及從諫苦轉圜陳

平起於天命而為謀上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爵祿東帛者天

下之磁石上音指尚書傳云磁石吸鐵也高祖所以厲世摩錘也至秦則不然

張誹謗之聞以為漢毆除黜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

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

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

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羣臣不敢爭天下以言

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

陛下不見其形顯察其景陵於君權隆於王然後防之亦無及尸

上不納。四年司隸校尉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

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元延元年王商薨以弟根為大司馬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

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公異之應譏

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

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禹禹曰見子老子孫弱又

與曲陽侯王根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

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

與天道自子真之屬不得聞何况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

應之新與下小生乱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雖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

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十

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音訕譏也又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擊殺檻檻折雲呼曰上呼也臣

謹成音

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江劫開龍逢夏御史遂將雲

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

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

以旌直臣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三年二月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

獸發民捕熊羆禽獸載輸長揚射熊館令胡人手搏上親臨觀焉

四年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

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為大司農

歲餘病滿二月不賜告即時免數月卒

綏和元年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弟初何武之為廷尉也建

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

所以久發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

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沘鄉

侯音凡不其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焉十一月王根薦莽自代

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技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

世十年

十二月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中二千石捷為部於水濱得古磬

一十六枚議者以為吉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辟音必辟雍秦

辯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

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

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刑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

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

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

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劉向自見得信於上

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

欲用向為九卿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迁居列大

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一年二月丞相

方進薨時熒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一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

日加安得但保并逐之哉闔府二百餘人闔音闔唯君侯擇其中与

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音郎善為星言大臣

漢成帝



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心遂賜罪責讓以政事不治

災害並臻百姓窮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刃尚書今賜君上尊酒十

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九卿册贈印綬賜乘

輿祕器少府供張上居用切下竹亮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中者數

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愾地切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

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真諸股肱

何益也藉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為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

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

誣人也孝成欲誣天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帝崩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為使行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

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

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

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世繼曰趙氏亂內外家擅朝

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

威福所由來者漸矣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

朝廷翕然望至治焉王莽薦中壘校尉劉歆有材行為侍中稍遷

光祿大夫貴幸更名秀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

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

術數略有方技略有輯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

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

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初董仲

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鞅衛兩切姓公孫名鞅衛之諸除井田

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上舍先切下莫白切陌貧者亡立錐之地

雖難空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後

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後

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後

下其議承相光天司空奏請自諸王列世公主名田各有限關  
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  
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貴戚近習皆詔書且須後遂寢

不行又詔益更三百石以下九月庚申地震上以災異問待詔  
李暹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也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  
五行以水為本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臣聞地道柔靜

陰之常義也則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救進英雋  
以強本朝本強則精神折衝孔光何武奏迭毀之少當以時定請  
與羣臣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二人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

功烈親盡且毀大僕王葬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  
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  
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宗立之如此不  
宜毀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葬中壘校尉歆議可

### 孝哀皇帝

在位六年

壽二十五

諱欣元帝孫定陶共王子也成帝無子召入立為太子受

和二年二月成帝崩四月太子即皇帝位

建平二年夏四月王嘉為丞相嘉以時政苛急細也郡國守相數

有變動乃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  
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

可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  
全下材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志過容忍臣子勿責以

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  
闕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嘉因薦儒者公孫

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  
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或作參入

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尚書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  
得罪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佞調素言示知見疏因奏崇與宗

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竟死獄中匈奴單于  
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為虛費府奴也亦切人音奴府物所可且勿

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公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踰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元壽二年六月帝崩帝賸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而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王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詔冊董賢收大司馬印綬遣歸第即日賢與妻自殺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

孝平皇帝

在位五年

壽二十而

七

卷之六

九

諱衍元帝之孫中山王箕之子也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無子王莽立之為嗣九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帝年方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自官總已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元始五年十二月帝為莽弒之

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明譴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貢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太后賜帝舅衛寶寶果公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始免襁緥上至兩切下博抱切負兒衣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宜召馮衛二族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二年春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太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說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無有爭君臣同聲得無非其美

漢哀帝 平帝

時大臣皆失色即罷議會言母母病留弟家獨遣妻子直陳崇劾奏寶詩昨若老心志或亂恩表供養營妻子坐免終於

家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

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二五年北海逢謂友人曰三

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解佳買切脫附也挂歸

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穎川太守陵陽嚴詡用本以孝行為官

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

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

吾哀穎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家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僮仆

者僮音自葛也故相爭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徙隴西太守何並為

穎川太守並到郡捕鍾元弟威及陽翟輕俠羅直格切穎川邑彼胡

力也持趙季子款皆殺之郡中震慄四年夏采伊尹周公稱號加

安漢公為宰衡五年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冬十二月

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

藏策金膝從宜切昔周公為請命之書願之於穎連傳置于前殿致諸公

敢言丙午帝崩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襄善顯功以自尊

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

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

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王侯長大乃悉徵官

帝玄孫立之是月前輝光謝詔奏武功長孟通浚井上音安

也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附也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於是羣臣奏太后請安漢

公踐祚服天子鞮屨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如天子之制

謂之攝皇帝詔曰可

**考異**曰成帝河平元年匈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朝正月

匈奴傳河平元年單于遣莫演朝正月下云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

平四年正月遂入朝據此則是莫演以元年至漢朝二年二月也而

荀紀繫於元年正月之下恐誤漢紀又以莫演為黃渾今從漢書

永始元年劉輔上書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劉輔傳公

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紀柱瑋卑人作人婢今柱

從漢書人婢從荀紀 哀帝

朱博為御史大夫

乙亥丞相孔光免博為丞相

光免朱博為丞相

又曰四月戊午博為御史大夫乙亥

四月乙亥朔博為丞

相荀紀乙亥孔光免按長曆是月丁巳朔無乙未十九日乙亥非朔

也表志皆有誤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丙辰褒賞孔光王舜等平紙

作正月事而王子侯表公卿表皆云二月丙辰今從之

帝刻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漢紀

王莽

借位十八年 漢兵殺之

孝元皇后弟王曼之子也莽字巨君哀平之間國統屢絕  
太后臨朝時太后諸兄弟皆死哀帝崩太后遂召莽輔政  
莽既執政遂矯行仁義以誑惑天下於是天下遠近皆上  
書稱頌功德莽因之而遂攝皇帝

居攝元年立高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五月詔莽稱假皇  
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舉兵西誅不當攝者移檄  
郡國數十餘萬翟胡莽聞之惶懼不能食乃使王邑等擊義莽依  
鳳書作大誥諭告天下以當返位孺子之意於是吏士攻義破之  
初始元年義等既敗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  
事矣十一月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  
曰新時謂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  
易矣舜諭指太后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璽投之地以授舜

始建國元年莽上太皇太后璽鞞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去漢號焉

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讀策畢親執孺子手

流涕歔歔上休居切下許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

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傳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

莫不感動 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貢服天下晏然

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陔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闊乃自謂黃帝

虞舜之後以黃帝為初祖虞帝為始祖 莽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

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井起貪鄙

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

關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

隆咸出更工衡切改也罷音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上訖業切

假謂謂人劫奪其稅侵欺之厥名二十稅一實什稅伍也故富者犬

馬餘菽粟切巨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下血剛切

貧俱陷于辜刑用不錯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  
買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

鄉

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  
四裔以禦魘魅音煩老物精神也下。二年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

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善丞况切漢書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者也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詩通切賈買也下則戴樂語有五

均傳記各有莞焉書作翰音同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莞者所以齊

眾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邑死成都邯鄲音寒丹趙

在東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三年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

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備難邊民死二條獲

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莽遣使者奉函書印綬迎龔勝

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吾受

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詎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

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紀逡薛方郁越郁相唐林唐

尊逡千旬切郁音荀又音胡頑切荀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

兩唐皆仕莽郁相為莽太子四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

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

不彊致初郭欽為南郡太守蔣詡為兖州刺史蔣即兩列姓也風俗

切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咸以律令

為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即乞骸骨去職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

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

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

欽蔣詡好遯不汗絕紀唐矣。四年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

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音劫衆陷

刑者衆。五年父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

天鳳元年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貨真而罷大小錢改作

貨布貨泉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

行大錢盡六年母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

二年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

經之說八鄉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

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

來橫江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  
交錯道路郡縣賦斂遞相賂賂止鉅餽莽自見前顯權以得漢政

古務自覽眾事有司受成苟免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  
是為效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先是莽以制作未定自公

侯至小吏不得俸祿多因官職為姦受取賂賂以自供給焉  
四年莽投諸侯茅土於明堂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

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莽法令煩苛民措手  
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

威勞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  
盜賊五年以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

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莞稅山澤莽與管同漢書字作  
器謂錢諸采取名山六澤衆物者稅之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

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開  
其租賦莫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俸祿並為

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  
急考覆會號食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王冀以禁姦而姦愈

甚琅琊樊崇起兵於莒一歲間至萬餘人  
地皇三年樊崇等聞莽將討之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

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令欽生三男續  
仲秀續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准日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

之比於高祖兄仲宛人李守好星曆識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  
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軼謂通曰今四

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  
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議歸春陵舉兵春陵本

陽今首縣孝元帝時徙南於春陵於是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  
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

七八千人說新市平林兵與共攻宛漢軍大敗新市平林兵欲解去  
續患之會下江兵至續說下江將王常以合從之利常即引兵與漢

軍及新市平林兵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

右漢十二帝二百一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合二百一十九年



**考異**曰王莽始初元年莽傳作初始荀紀及韋莊美嘉號錄宋庠紀年通譜皆作始初今從之 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食貨志改作貨布在天鳳元年莽傳在地皇元年盡以大錢盡之年至地皇元年乃絕不行耳非其年始作貨布也

刻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漢紀

淮陽王

在位二年

諱玄字聖公姓劉氏光武族兄王莽末漢兵起無所統  
諸將共議立聖公為帝其後兵敗降於赤眉建武元年光  
武詔封為淮陽王

更始元年聖公為更始將軍聖公即位遂以史始紀元正月漢兵遂

圍宛於宛也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

十餘萬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

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懦弱上乃則切又乃

也先共定策立之玄即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由是

豪桀失望多不服 三月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莽

遣王邑主尋發兵平定山東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

號百萬縱兵圍昆陽 劉秀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

千餘為前鋒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千級居立切素

謂斬首為級因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之業切今見大敵

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十級連勝遂

前乘銳崩之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遂殺士尋城中亦鼓譟而

出譟呼也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胡對切會大雷風屋

瓦皆飛雨下如注潢川盛溢潢音然乃在常山非此潢水溢也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輕騎

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上則其切下直用切輜車名輜

其累重故稱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

年號以待詔命 莽聞漢兵言莽鳩殺平帝鳩直禁切鴆鳥以用

會公卿開所為平帝請命金膝之策江縶徒登切縶廣雅去城縶皆以

示羣臣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更

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

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軾朱鮪美勸更始并

執縯即日殺之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

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

劉縯

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莽憂適不能食。適音蒲又但飲酒啗

魚郭璞注鱗似蛤倫著石讀軍書倦因馮几寐。寐音讀不復就枕矣

更始遣將攻武關三輔郡。時于匡起兵。應漢開武關迎漢兵。

諸縣大姓亦各起兵稱漢將。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從

宣平城門入。官府邸第盡燬。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

掠。上籠五切獲也字與虜同下離灼切奪取也越謹並和。謹許元切相應和也燒作室門

斧敬法闢。呼曰。也謂斧斫之也呼火故切斗也或作講反虜王莽何

不出降。火及掖廷承明莽避火宣室。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

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羣臣扶莽之漸臺。鋪時眾兵上臺。鋪切

申補食一曰斬莽首分莽身節解鬻塊切肉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傳

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更始將都洛陽。以

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

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憤。側華切說文而服

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拜劉秀行大司

馬事。持節北度河。鎮尉州郡。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

否。黜音律切敗也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上音向復漢官名。吏民喜

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交於鄴。曲扶切魏

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

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

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

將皆庸人。屈起。上渠物切如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

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

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

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

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寬譬。秀止

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

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徇辭後切宣布惠

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詣秀於邯鄲。音寒丹趙國邑有邯鄲山在

暇退見官屬將兵法變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王莽時長安中有  
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百姓  
多信之立即為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并前殿郎吏以次列廷中更始羞怍色切怍類悅首刮席悅與俯同低頭也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

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  
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以至羣小膳

夫皆濫授官爵膳時戰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  
尉爛羊頭關內侯李淑神六上書諫曰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加非

其人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  
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大司馬秀至薊陽郡會王子接

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內擾亂秀趣使駕而出不敢入城出舍食道  
傍至蕪婁亭上力于切在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之

食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噓沱河音沱使王霸往視之霸恐

驚馬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上音委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

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比必蘇也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

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登岸執

火上音燒秀對竈燎衣切多也馮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是時郡國

皆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到彤上音中不肯從光聞

秀至大喜到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

安到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  
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舊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

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矢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  
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  
西則邯鄲執成民不肯捨父母皆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  
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入堂陽界又擊皆縣上音式  
鉅鹿邑下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移檄邊郡共擊邯鄲  
郡縣還復響應秀舍中兒犯法重市令祭遵格殺之祭其先受封  
於祭因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

淮陽王

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貫之以為刺殺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拔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四月，秀進攻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王霸追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曰：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蕭王居邯鄲宮，書臥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

卷之六

四

庚申

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秋，蕭王擊銅馬於鄴。擊銅馬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赤眉樊崇等將兵攻長安。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許關中。釁許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軾屯立陳，備距。備距蕭王以河內險

洛陽王

要言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孟津或作盟津武王伐紂與諸侯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糶糧調徒鈞切謂計發之也治器械以供軍械胡介切械者器之總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考異曰**淮陽王更始二年拜寇恂河內太守袁紀鄧禹初見王於鄴即言欲據河內至是又云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尚書謝躬據鄴各十餘萬衆王患焉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內猶高祖之有關中非蕭何誰能使一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吳漢之能卿舉之矣復為吾舉蕭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衆才非恂莫可安河內也按世祖既貳更始先得河內魏郡因欲守之以比關中非本心造謀即欲指取河內也今依范書為定

親刻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上

在位三十二年



諱秀字文叔南陽人漢景帝七世孫長沙定王發之後南  
頓令欽之子也更始元年為偏將軍行大司馬事二年立  
為蕭王擊銅馬賊破降之關西號為銅馬帝建武元年諸  
將議上尊號乃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

月即位

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

槍七羊切稍也幡孚衣切

起各以軍容強盛為號故織脛大槍五幡三者皆賊之自號也

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

勝輕進反為所敗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遂引去所過虜掠疆弩  
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  
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上徒典切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  
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  
散敗王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馮異遣李軼書勸令歸附蕭

王軼乃報書不復與異爭鋒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鮪聞王北征而

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二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自將數  
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  
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  
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

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故劉公  
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吐麟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度河擊朱鮪  
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而歸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

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音麻或音糜縣名莽改為浚靡賊散

入遼西遼東為烏桓人所鈔擊略盡鈔初教切略取也都護將軍賈復與  
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  
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

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  
諸將復上尊號王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  
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猶與專也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

漢光武

聞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鄯召馮異詣鄯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言會儒生彊華其姓也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王即皇帝位於鄯南改元大赦赤眉西向帝城以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為上將軍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也赭音者赤色也見眾拜恐畏欲啼七月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鄧侯上音贊即蕭何禹時年二十四又議選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平狄讖楚音切釋名曰將軍孫咸行大司馬眾咸不悅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帝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為司直

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赤眉辛未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東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上代季切贈也下並同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囑之欲切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也切河南郡為置守令



茂不為嫌疑也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道遷京部丞  
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  
年七十餘甲中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大傅封  
褒德侯

臣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  
不仁者遠離也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

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真諸君羊公之首且其光復  
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帝遣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令岑彭往說之鮪曰大司  
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比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  
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  
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明日鮪悉其眾出降十月車駕入洛陽幸  
南宮遂定都焉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沙王更始請降上

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裒為請不能得遂  
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武粉切樊

崇等遠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  
沙王 劉盆子居長樂宮二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  
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勞力報切來力代切父老童釋利

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  
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

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  
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敵乃可

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扶風郡右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三輔皆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益出之張印等深以為慮使謝祿

縊殺之縊文縊切劉恭夜往收藏其口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初

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置盟至長安後逃歸天水復招聚其眾

與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焉置傾身引  
接為布衣交以馬接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馬  
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  
良工不示人以朴與黝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  
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  
殖財產殖常職切與貴其能貶施也職音刀切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  
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帝以關中未定  
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長安吏民違違無所依歸宜以時進  
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  
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愔音淫車騎將軍宗欽守栒邑二人爭權相  
攻愔遂殺欽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情所親愛為誰對曰  
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五故切因報禹曰縛馮愔  
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眾  
歸罪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盡獲其輜重  
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

八六

卷之八

口

通

二年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  
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  
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  
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  
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  
人計功也帝從之帝令諸將各言所樂皆占美縣河南太守丁綝綝音  
獨求封本鄉或問其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其志  
封新安鄉侯帝使郎中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以輕重國土遠近  
地執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為能尚書奏事皆令總錄之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少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為尚書郎起高廟於  
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遂  
入安定北地鄯善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  
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二月鮑永馮衍審知  
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儲音除為更始將領河東封

漢光武

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亦問曰卿幾安在亦離席叩頭曰  
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  
意不悅既而求以立功見用行遂廢棄亦謂行曰昔高祖賞季布之  
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行曰人有排其鄰人之妻者  
了刃又田耶也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後其夫死取其長者曰娶  
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  
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相  
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相  
快切同正朝服坐符上遣使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  
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  
鼓琴譚見弘去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  
相譚者望能以忠正道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切樂也帝  
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  
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  
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負賤之知不可忘糟糠  
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  
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  
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  
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憤於足也歎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  
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魚陽差宗有舊鐵官寵轉以質穀  
積珍寶益富彊質莫快切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  
心辟召州中名宿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寵不從其令浮密奏寵  
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詔徵寵寵遂發兵反攻朱浮於薊更始諸  
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以檄叩地曰郎最彊宛  
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郎帝笑曰執金吾擊郎吾復  
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郎破之乃尊降吳漢擊宛死王賜降  
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  
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還  
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人所陷今見恂必手劍  
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

漢光武

足以相當。問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相良也。姓也。而屈於廉

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曾刀。說文。執金吾軍入界

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雜物具。食。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

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合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

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

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文而去。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

浮討彭寵。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更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

去百里，其執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

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初，鄧王王常降，帝見之，歡甚。曰：吾見王

廷尉不復憂南方矣。十一月，以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帝於大會中指

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

日拜常為漢中將軍。赤眉入長安，鄧禹兵敗走禹，自馮愾叛後，威

名稍損。又之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孫期、二朝

郡縣大姓，各擁兵眾，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

送至河南，敕異曰：二朝遭逢，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

塗炭無所依，詐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保撫也。切。堡。降者遣其渠

帥誦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

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

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徂緝。羊。益。切。謂。推。求。

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

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

飢，以逸待勞，折筆答之。驢。止。藥。切。非。諸。將。憂。也。無。得。復。進。兵。

三年立四親廟於雒陽。維。本。作。洛。魚。案。二。漢。行。言。心。水。成。祀。父。南。頓。

君以上至春陵節侯。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

伏於道側。三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勁弱，

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

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嶠底，上。白。夜。切。嶠。山。

漢光武

戰於回谿。晉終能奮翼通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谷本

曰過期尚在桑榆之間。桑榆謂晚也。方論功足以答大勳。赤眉餘眾

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

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

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向祖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

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

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四年夏。遣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校於

臨平。南縣杜豎、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吳漢曰：

使萬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

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

也。帝遣朱祐、耿食、祭遵、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

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絲囊裹石。繫豐肘云。壯

節也。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

為椎破之。也。推直追切擊。豐乃知被誅。仰天歎曰：當死無恨。秋。上幸

誰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空關陵降。賁章、

賁育、賁憲聞之。自郊圍之。東海縣蓋延、龐萌在楚。請往救之。而救曰：

可直往擣郊。擣擊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

逆戰而陽敗。延等因按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

走。因往攻郊。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郊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

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郊。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按蘭陵。殺賁休。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

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出

善政法度。施行之。更始之末。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隗囂使馬援

往觀述。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湖南平。與里。暇曰：聞也。以為既至。當

握手歡如平生。而述成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

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旌旋騎。

莫袍。切。旌。頭之。騎也。徐援釋疑曰：東與黃。內。羽。茲言。錫。就。卑。錫。壁。

所警者。戒。肅也。單。布。鞞。鞞。者。冠。能。皮。冠。謂。之。旌。頭。也。如。若。之。世。禮。饗。

此行。入。也。或。作。鞞。聲。折。而。入。折。也。莊。子。漁。父。篇。夫。子。曲。要。鞞。折。禮。饗。

言。屬。其。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留。援。曉。之。曰。天。下。雄

雌。未。定。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節。邊。幅。如。偶。人。形。此。

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曰子陽井底蛙耳形似蛙物水

曰增井之蛙一壑之而妄自尊大不如專心東方冀乃使援奉書

誰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無下但憤坐迎無烟

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

相善臣嘗聞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唯下何知非刺客姦人

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

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五年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

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無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

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

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

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置意不懌音亦不曰如卿言反復

勝邪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韓過王霸

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王霸營堅壁軍使皆

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吾相兩軍

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隙輕進捕虜與救其

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敵乃可克也茂建果來出攻武合戰

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護其其背

挑戰不備曰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

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周禮有司尊彝從後初本又作尊霸安坐

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

食不足故數挑戰以激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

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兵還營其周建子誦反閉城拒之其

於道死茂奔下邳符悲切東海邑本不更為下邳國與董憲合

劉紆紆奔佼疆周夫原伯佼也或作姣妻數為惡夢多九怪

變卜筮望氣者龜時制切筮決也皆言兵從中起龍齋在侯室齋

頭子密等二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斬寵及子頭置囊中馳出城因

以詣闕帝封子密為不義侯權德輿議曰伯心之叛命子密之戕

漢光武

君同歸于亂成在彼亦不相攻宜各致於漢昭主度反乃爵於五  
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一侯漢爵為不廷勸  
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其是帝以郭伋為漁  
陽太守並居及承離亂之後養民訓訓感盜賊銷遠

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平敵將軍使與蓋延共擊董

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有確度是使與蓋延共擊董

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諸已自疑遂反董延軍破之

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

書曰吾常以簡明為杜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

厲兵馬會惟陽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

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軍連迭與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

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

必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王有專之威臣無

百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知祚國嗣三絕姑兵擅朝能

竊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數十

餘一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

桀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百姓謳吟思仲漢以興已可知

矣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之號之故而

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持之又居劉氏之號之故而

氏反知漢乎彪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

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治于稷契堯其真切又也咸佐唐虞

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詐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亦帝子

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

也勝也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力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

子者也夫餓饑流隸離隸即計切附其也追路所願不遇一

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之貴四海之富神

之祚可得而妄歟哉故雖遭罹厄會籍

成如王莽然卒潤錢胡切鼎伏質身也而

又況么麼尚不及數子公一竟切莫可而奸天位者李

昔陳嬰之母以明安世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

漢光武

漢王必得天下伏

死以同勉陵夫以匹婦

明猶能推事理之

致探禍福之機而全祀於無窮

策真於

軍是故窮達有命言凶由人嬰母知廢陵

審此二者帝王之

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

策

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韓信於行陳反陳

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

所以成帝業

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侯謂之大授非人力也英雄

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

得其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

實難以為從事其禮重之彪遂

無與窮赤眉爭鋒按世祖賜禹書責其不攻長安不容有此語

十一月詔徵禹還乃曰毋與窮赤眉爭鋒表紀誤也

道走城降彭寵朱浮傳尚書令世祖奏浮文亂

徒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按霸明年乃

世一

一

文



新刻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中

建武五年初竇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東以河西隰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成尋亡城此一姓不再六之効也當各據土宇與隴蜀自從六國下不火尉佗徒何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言賀良等言漢有再受命之符况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吳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帝見鈞歡甚禮饗遣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以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立相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從亦且以時定

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任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

河西南比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張步聞耿弇將至

步都處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

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

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

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曰暮會明至臨菑

菑城出不意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簡遂將其眾歸劇丹

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怒步聞大笑乃與三

漢光武

懷作視散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城下大破之飛矢

中奔股以佩刀截之上無知者至奔能奔明日復勒兵出

是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以謂并曰劇虜兵盛

可且閉營保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擊牛醢酒切醢

醢酒也詩曰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山兵大戰自旦及昏

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豫置左右翼為伏以

待之人定時步果外去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如字水名

在樂八九十里偃尸相屬音音音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

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甯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

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濟之凶界功足相方

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勛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勳渠京切又田

鄧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

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

東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身復追張步

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茂相斬降者封為

列侯步遂斬茂請耿與軍門肉袒降奔入據其城眾尚十餘萬輜重

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為安立侯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

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奔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二百未

嘗挫折焉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

文物可觀矣侯霸為大司徒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上必益

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

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

遂辭出投劾而去其劾得切案罪曰劾自投馮異治關中出入三

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

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

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隗囂於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

稱王鄭興言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

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

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復

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

詣關帝以為胡驕校尉封鐫无侯鐫子全切鐫謂琢鑿之故以為名是歲詔徵

士六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

博士范滂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士長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

者二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

物物通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朕幾三公

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

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

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

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

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

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

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

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胥胥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歎

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六年吳漢等拔胸其于切東海邑名車重憲龍明江

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

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

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騰徒登切說告示禍福公孫述屢

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

後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騎都尉荆邯下安說述曰漢高祖起

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

成功愈於却就而滅亡也述然邯言述發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

姓苦之為政苛細祭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

又立其兩子為王由此大臣皆怨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

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荆音京下楚力切定關中既罷賜

珍寶錢帛詔曰舍平無事直宜音京下楚力切歸河交飲厚意久不報異稽首

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志射上食亦切鉤仲射齊威公中帶鉤臣

無志搃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

車之恩異在中車為漢兵所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帝詔

欲從天水伐蜀異光武釋而用之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帝詔

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勢也帝知其終不

能光武

為用乃謀討之。隗囂遂發兵反。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省減也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兼也。並也。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為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諸陳也。或也。糶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磬之。囂得書增怒，及賢發兵反，援乃上書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囂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八

卷一九

四

漢書

七年春二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言書者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亟已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大司農江革上言：且今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質臣者，禮也。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相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相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卒為明，激訐為直。激訐也。徐廣謂激一也。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時權訐居列，切言務人私也。罔察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方今四

漢光武

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與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帝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忠曰臣於書有所未學帝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使之又

修治陂池音河切廣拓上田拓他各切郡內比室躬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音盡在右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

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

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丁計切又音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帝自音正鬼囂光祿勳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

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以忍切又文也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尤豫未決說音淫說文曰尤尤行貌東麓也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

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

牛邯下之拜邯大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二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

右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映音諶從圍上邽音主也屬隴西實

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穎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

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發兵頭須為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能

平之耳。從九鄉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

狡乘間相誣誤耳。狡古巧切，骨也。誣音如。聞乘與南回賊必惶怖歸

死。臣願執銳前驅。銳代統切，執謂利兵也。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

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

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

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

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

復以純為東郡太守。九年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

將其營，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

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

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懸棺於道，尤甚。其後朝會，帝每歎

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鉅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

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慙懼，帝乃止。公孫述遣田戎等據荆門、虎牙，

橫江水起浮橋，閉樓立橫柱，杜相雅切，叢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

陸路，拒漢兵。隗囂病且餓，志憤而卒。隗房切，慙也。恨也。少子純立

為王。來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今二郡平蕩，則述智

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

則其衆可集。帝然之。於是詔於汧、苦堅切，水出扶風，西積穀六萬斛。

秋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盜殺陰貴人毋鄧氏父

弟訴，與歙同。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

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

爵土，今天下缺望，上竊睡切，望也。前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

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睨公

主，盼亦珍切，研也。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

聽所譏，夸亦奢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乙力切，安也。卒不為宗親

求位。帝召寇恂還，以漁陽太守郭伋為潁川太守，伋招降山賊趙

宏、召吳等數百人，皆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不以外咎之。後宏、吳等

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廬各切，

絕也。十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地名也。在安東高平第一。隸漢書有高平第一

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峻猶不下，帝遣

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疆弩西渡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贖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十月隗純降隴右遂安○十一年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發荆州兵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千艘縣刀切船吳漢以諸郡掉卒上直教切東觀記掉作權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募莫故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費竒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曾竒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有反把鉤竒船不得去竒等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炬其呂切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令軍

監十九

七

漢書

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彭引兵乘利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橈人遙切短也爾雅謂之橈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中傷而絕帝聞攬涕歙喪還洛陽乘輿編素杜姑臨弔送葬趙王良

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

侯詰責之也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鞠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

敬良尊戚貴重而求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

亦抗直不避疆禦帝常曰貴戚且歙手以避二鮑永行縣到霸陵路

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推牛上苟諫家帝聞之意不平

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

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八公孫述使其將延

岑拒廣漢侯州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從涪水涪音浮應劭曰涪水上

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

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

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

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繞而召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

何神也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曰豈

有降天子哉乃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馬成等破河

池遂平武都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鈇拒浩疊隘浩音誥

若水流域峽山兩岸深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

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

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

湟中則為害湟胡光切水各出金城臨羌縣不休不可弃也帝從之

民歸者二千餘口或作鳴血忽城切溝接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塢於古切字

或作鳴血忽城切溝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

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郭伋為并州牧過

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十二年帝或吳漢曰成都十

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

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

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

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

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

兵綴陟衛切也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

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謝豐表吉將眾十許萬分為二十餘

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

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

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

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

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

秣馬閉營秣音末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旗音表使煙火不絕夜

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銜戶監切枚才回切周官有銜枚氏故狀豐

等不覺明日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奔謀切日遂大破之斬豐吉於

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深自譴責譴問也帝報曰公

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



十里悉步騎是之道當直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

都之間八戰八克十一月賊宮軍咸陽明述自刑數萬人攻民漢

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山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

使護軍高平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平在陳河過洞曾

墮馬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且延岑以城降初述

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故併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勣

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勣誓曰曰

朝延貪慕名德官上奉志已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

曰古人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

位重誦哉述飲毒而死述耻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賜賻自以

不詣亦追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乞應勸之行玄曰深忘全高

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瑛於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

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

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首識王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

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對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獲

漢書

卷十九

九

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殮蓋切惡疾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末馮

信皆託青首以辭徵命信有帝既平蜀譙玄已祭祠以中卒敕

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末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

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種鳥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

悅莫不歸心焉龍西太守馬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

摠大體而履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

何足相煩續漢書曰鄧縉曹掾丞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

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上詔賞賜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

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勳冀州牧又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

檢操若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

突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勳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載右帝以

也彌竟川澤唯奮死以真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帝以睢陽令任延

為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善延對曰臣聞忠臣

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  
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十三年春正月詔曰郡國獻  
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  
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故車  
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鄧曄拒  
關不開曄委劔劔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曄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  
上乃問從東中門入明日曄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万  
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  
曄布百匹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大饗將士功臣廷封鄧禹為高  
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  
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之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  
樂息自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  
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尔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  
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田兵敦儒學帝亦思念世宗功臣  
辭上不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取弁等亦上大將軍印綬

世十九

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材性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  
各使守一藝修數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器不修  
產利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切謝也袁威重李  
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特列侯  
唯高密因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維制御  
功臣而毋能固容有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漏賜諸侯而太官无  
餘故皆保其福祿亦誅譴者益州傳送公孫述督師郊廟樂器葆  
車輿輦輦音古無目之人也為祭師取其无所見於音也葆音保  
物名輦者於其法物始備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  
寡至乃十有一焉

**異曰**世祖建武六年春申屠剛自隗囂所來本傳云七年徵剛按  
明年囂已成公孫述必不用詔書當在此年十二年任延曰忠臣  
不和和臣不忠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  
和和臣不忠意思為長又與上語相應今從之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十四年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重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今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蠲音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東挑菜茹之饋饋音餽餽集以成賦餽音餽則即納餽音餽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

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上子鳩切皆刑罰不衷濟也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濟也反生大患惠加奸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十五年春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前證歲將饑凶拍大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伏也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上莫遍切德明下奚遍切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惟懼弗得聞惜正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帝以天下墜田上廉根切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下革切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屋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僣音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

遣使奏事帝見陳留更牘上有書視之云牘音讀穎川弘農可問河

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趣讀抵言於長壽街得之

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羊卜二在慳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

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

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

實首服如東海公對其非首式而服其罪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

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大司徒歐陽歆坐前為汝南

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獄歆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諸生守

嗣為歆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髡去髮也或作髡歷平原禮震

年十七求代歆死帝竟不赦歆死獄中張堪擊破匈奴於高柳拜

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

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德裕辭切苗美如也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

從容謂馬援曰吾其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

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天笑郡國羣盜颯颯並起郡縣追討到

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

盜自相糾擿猶發也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牧守令長取獲賊

多少為殿最上丁見切後也謂課居後也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

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

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上從之天下賴

其便十七年趙孝公良薨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

憲許且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憲終

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

趙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社也更道它所欲良無

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貫出子春貫成夜遷意為平原太守郭后

寵衰攻懷怨怨也上怒之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

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郭憚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

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所陛

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怒已量主本

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明與職也為中

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郭后為中山太后 帝幸章陵脩園廟祠  
舊宅觀田廬嘗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酒樂也切相與語  
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  
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交趾女子徵側與其妹貳反凡  
略六十五城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劉隆為副南擊交趾大破之  
十九年追尊宣帝曰中宗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到憚說太  
子曰久則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  
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  
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相公何以貴母貴也東海王陽  
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  
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  
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  
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  
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  
長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  
以過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助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  
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  
以教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與雖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 上以相然未  
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  
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者益日乃罷帝使陰助授  
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與爵關內侯與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  
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與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與遂固  
辭不受 陳留董宣為碓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被殺因匿主家  
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  
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許帝帝大怒召宣欲  
箠殺之箠止禁也切禁也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  
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  
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  
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  
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

出賜錢三下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九月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後南頓田租

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母來輒加厚恩

願賜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

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二十一年夏四

月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

大司空竇融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

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漢薨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

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

若方整厲器械胡威曰內盛曰威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

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

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也曉明帝諱故改之及在朝廷

斤斤謹質斤音靳爾雅曰明明斤斤察多於躬貌漢嘗出征妻子在

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

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徙中山王輔為沛王以郭況

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

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子嚴也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相尚擾北邊

欲自請擊之也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

在兒女子手中邪也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

扶風上黨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

黃門郎梁松也贊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

居高堅持勉思鄙言松統之子固友之子也○二十一年莎車王賢

欲兼并西域諸國愁懼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

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

子皆還大夏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

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二十二年初劉昆為

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比負子渡

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杜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

火後守弘農虎比渡河行何德疎力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

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

皆愁思亡歸沙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前書音龜茲急言日懷論鄯善王女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

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南西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北因論曰孝武之

山圖制匈奴惠其兼從子容切以而國結黨南羌乃表河山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制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道

而幕南無王廷漕值又景玄默養民五山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賭犀布瑇瑁上待戴切下莫代切建珠崖七郡崖宜佳切通威蒟醬

竹杖檉日知切赤木而生味辛則開梓柯越蕉并效耶切楚伐夜郎郎切船於以名其地開大馬蒲陶則通大死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

是開苑園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榷古岳切禁民獨取利也筦鹽鐵筦古切鑄白金造皮幣等至船租及六畜民力竭因之以凶

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建武

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遣使置營于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且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直几

重九相成三載蒙氏太宗之御走馬義兼之矣。二十三年南郡蠻叛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武陵蠻叛尚戰沒。二十四年匈奴八部

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款皆緩願求為藩蔽扞禦北虜重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更狄情偽

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且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

沅水沅水出牂牁郡入于江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雙鑠哉

援謂友人杜愔曰愔苦矣切願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雒陽蠻

心眼目上莫定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

秦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五年春，齊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余彤招降之。齊人中也。餘，介也。彤，余中也。彤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相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撫吏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馬援軍至臨鄉，擊虜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敢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知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灑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慕人之憂，樂人之

樂音洛。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鵠，胡火切。鳥名。尚類鶩者，也。鶩，二音也。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社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

浮薄，伏波將軍以誡兄子。而梁松實固與之父，結帝召責松，固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進營壺頭。

壺頭，山名，在武陵沅陵東。相傳因名壺頭山也。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者甚，士卒多疫死。

援亦中病，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

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常饒意，莎。

莎，上於所切。下羊。經曰：意以味甘，穢寒主氣。實能輕身勝障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

有書諾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臺，葬城西。時蠻亦飢困，監軍宗均矯制告以恩信，降

之羣，繼遂平。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

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比日陶

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也，不過二三頃，無為



山陵陔陔上普何切下徒何切裁令流水而已裁與同使迭興之後與立隴同

○二十七年五月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改大司馬為太尉北匈奴

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

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

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

今玄南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

購賞止虜威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

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

廣德者疆有其有者安貪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

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怕多失實

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

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帝舅壽張恭侯樊宏薨死遺令薄葬一無所用

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府國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

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曰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二十八年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

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

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

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

博士相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輜音苗衣車也乘石諧切四馬曰乘榮大會諸生陳

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北匈奴遣使貢

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班彪曰今既未獲助南則

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

答之帝從之○三十年春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

泰山封禪上禪除地詔曰即位三十年日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

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放分兩切與康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

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膠東剛侯賈復薨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潰胡對

亂身被十二創初莊切帝以復敢深入希今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

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

功我自知之。三十二年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  
效枉每讀詔書常歎自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  
尚不能下安能動董璠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中元元年春正月淮陽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  
此酬對帝大悅謂倫曰聞卿為吏第婦事也蒲原引也通作榜公不過從兄飯

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眾人  
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帝大笑追拜會稽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

愛之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梁  
松等按索河維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

奏請封禪上乃許焉登山以壘親封玉牒檢京師醴泉涌出又有  
赤草生於水崖有佳切通作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

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  
當故史官罕得記焉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辟雍也雍和也於容切

和明天子宣布圖讖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  
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相譚上疏諫曰九人情勿於見事而真

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  
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

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綴集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  
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更

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  
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相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

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范曄論曰相譚以不善讖  
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上渠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

此論學悲哉。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二月帝崩年六十  
二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古與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

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  
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摠攬  
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列身致太平太尉趙意典  
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

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喜正名。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禮  
謁者將護官屬。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得朝脯。入臨。勅為整禮。  
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太子即皇帝位。三月葬光武皇帝於原陵。  
四月詔曰。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  
蒼為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蒼嘗嘗薦西曹掾齊國吳良。帝曰。薦良  
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  
**集**曰。世祖中元元年四月。改元續漢志。去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  
武中元。元元年紀年通譜。去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  
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  
以意刪去。斯為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憲章於  
此。今從袁紀范書。



